



鼓楼诗话

海风临襟歌雅赋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微

琼州鼓楼，从元代迄今，经多次重修，又以其巍峨整肃与幽古意，成为府城地区的地标性人文景观。明清以来，文人墨客登楼抒怀，留下不少佳话。

盘点中华楼阁古建，如按性质和功能划分，大致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城楼、角楼；报时功能的钟楼、鼓楼；藏书功能的藏经阁、藏书楼；文教功能的文昌阁、魁星楼；作为表演舞台的戏楼及供登高游赏的观景楼等等……琼州鼓楼原为元代谯楼，具有军事防御性质，明成化年间铸铜壶滴漏计时，清雍正年间曾祀文昌魁星像，改名文明楼。可见，其功用与内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多有嬗变。

登临怀古，赓续文脉抒壮怀

清初名贤王懋曾（生于1642年，字沂元，号松溪），是明代后期定安进士、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（1541年—1617年）的曾孙。他一生唯嗜诗书，考取贡生后，便继承先祖遗志，以文明教化乡邦。据光绪《定安县志》记载，王懋曾空闲时“常与文人骚士盘桓迹，把酒赋诗，萧然有出尘之概”。

1615年，曾祖父王弘海倡议重建鼓楼，清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，天命之年的王懋曾看到鼓楼圮后复建，算是与鼓楼渊源匪浅，其七律《登郡城鼓楼》四首，登高望远、追古抚今，或悠思广接寰宇、浩然阔达，或由胜景及人事、语重情深。
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六月，年仅2岁的王懋曾家遭兵乱，考妣俱丧，从此流离孤苦，寄身在外祖家中，他的写景抒怀诗偶涉离乱，却超迈萧然、洗练豁达。

百尺危楼瞰大荒，万家烟火正微茫。浮图七级凌霄汉，荡海千帆破夕阳。王粲衔杯挥楚赋，庾公爱月坐胡床。南离灏气当窗牖，纵步凭虚引兴长。

首、领两联的“百尺危楼”和“浮图七级”用夸张的手法极言鼓楼的高耸巍峨；“万家烟火”和“荡海千帆”一静一动，视域高远寥廓。

颈联连用了王粲和庾信两个典故抒发感伤时变之苦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王粲作《登楼赋》，充满了对动乱时局的隐忧与疆土统一的向往；庾信曾借王昭君之口忧嗟身世，吟出“胡风入骨冷，夜月照心明”句，道尽了颠沛流离之伤与魂牵故国之思。

尾联写高楼之上有天地之气贯窗而入，楼中漫步如凌虚御风，意兴翩然而雅趣滋生。此时世间种种，或念念皆在，或宠辱皆忘。

雄图揽胜旧知名，楼阁欣看又落成。地接南交联岛服，气凌北斗拥孤城。千年瘴雨蛮烟辟，万里鲸波狮海平。幸睹琼台无事日，山阿锄笠带云耕。（注：南交，古地名，泛指五岭以南。岛服，指偏远之地。鲸波狮海，惊涛骇浪。）

景览南溟入渺茫，身齐飞鸟共回翔。七星云影连沧澥，三岛岚烟接大荒。鳌背浮天波浪涌，霓光饮海飓风狂。奇观自尔钟灵异，早有人文应运昌。（注：沧澥、鳌背，指大海。）

纵步层楼思渺然，瑶台贝阙忆当

年。西来秋气
窗中满，北望晴峰海上妍。席接清光分五指，亭开洞酌汲双泉。凭谁幻出摩空手，倒写沧溟妙笔传。

鼓楼久负盛名，有生之年逢其重修，着实令人欢欣鼓舞。琼州本地处偏远，古来瘴疠盛行，然而随着郡县开辟与有效管理，终迎来了难得的海晏河清。“笠重初收雾，锄轻半带云”，百姓们荷锄带笠，勤务农桑，眼下正是仓廪实、家邦定的升平时代。琼台无战事，这辛勤耕耘的土地也充盈着希望与诗意。

云海浩渺、仙岛岚烟、垂虹饮海……登临鼓楼，便可见南溟奇甸的恢宏雄奇之景，而更值得称道的是钟灵毓秀的人文瀛洲。王懋曾忆起了当年苏轼、丘濬的天纵之才：宋代大文豪苏轼，他谪居海南，指凿双泉、建亭洞酌，使华夏文脉深植奇甸；明代大学士丘濬少年时就写下“五峰如指翠相联，撑起炎荒半壁天”（《五指参天》），夸赞家乡胜景，满溢自豪。明清海禁，限制通商，后来官居显位又学养深厚的丘濬早在明代就提出过海运优于漕运、劳动决定价值等真知灼见。圣哲仿若能看透历史风尘，可到底是怎样的伟力幻化出这可翻江倒海的妙手，将万里鲸波狮海倾泻于斯，使世人吟咏不绝呢？

乱离之世，位卑未敢忘忧国

挈伴登楼把酒卮，菊花香里赋新诗。陌头余稻归晚，天末无云日落迟。望古追怀吹帽客，看山尤爱举杯时。石栏杆外徘徊久，初月斜悬老木枝。（舒乔青《重九偕诸友登文明楼小酌》）

簪花携酒，赋诗重阳，未收完稻谷的农人于陌上缓缓归家。——这首重阳登高诗或许记录了清帝国最后一抹温馨的晚照。同学少年的怡情吟咏中，有楼有山有月，蕴藉风流。据《琼山县志》记载，舒乔青字莲洲，琼山府城后街人，“少负逸才，每遇名胜，流连凭吊，表章忠义”，可惜天妒英才，未及三十而卒。往后即便簪萸期近，同侪志士再逢重阳，席间少了故友，或再难如此一日般有“醉”看青山多妩媚的畅快淋漓。

清末民初，适逢乱世，舒乔青的好友琼州名士张廷标再次登临五百年来文明楼，眼前是望不尽的是鲸波万里家国路，琼州鼓楼也染上了时代变迁的沧桑厚重。

张廷标字子芳，号梅坪，天资聪颖，是清末由琼州五公精舍选入广雅书院的最后一名琼籍学子。他工于吟咏，精通经学，有《经史札记》《浇俗山房集》等著作。虽善为人师，桃李天下，张廷标

自己却一生清寒，正应了另一位同窗挚友王国宪（1853年—1938年）所言：“人不穷则诗不工。”王国宪还点出，张廷标的诗风幽深沉郁，音调哀厉弥长。虽也写过《和陶饮酒十四首》这类追慕陶潜的诗作，但最终并没有偷享优游林下的自在逍遥，而是将自己身处时艰的忠愤浩叹与壮志难酬化作热忱的诗歌。

好游喜得一身闲，策杖遥吟暮霭间。海岛几人携白酒，楼门千古对青山。帆追落日奔沙浦，鸟带孤云下野湾。欲拟登临携谢句，何年太华醉开颜。（张廷标《文明楼九日》）

九九重阳，又是佳节。他策杖携酒登高游赏，眺望着夕阳下的远帆云影、沙滩海鸟，看似闲适惬意，然而胸中却藏着挥之不去、难以化解的隐忧：也想如南朝谢眺那般，登楼抒怀，留下吟咏山水的妙词佳句，好不风流！但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真正地放开胸襟、展颜一笑！元末文雄元好问在太华绝顶躲避兵乱时填有《念奴娇》词：“云间太华，笑苍然尘世，真成何物……中原逐鹿，定知谁是雄杰”，凌云高处，俯瞰众生，满心期盼的是英雄出世，以匡扶正道。结合张廷标的另两首《登楼》，更可见其胸中意旨。

曾将福地说穷荒，岁暮登楼且一望。战鼓敲低黎舍月，旌旗指落海门霜。林梢叶下寒威重，篱角花开节序忙。马路双祠何处是，四围云影罩桄榔。

叶叶蒲帆海上舟，无端眼界又楼头。山从西郭分双嶂，天向南溟辟四州。僻陋何曾戎马限，洪荒偏使腹心留。内忧外患齐交迫，端赖元戎坐运筹。

地远不可称穷荒，位卑未敢忘忧国。王国宪为张廷标诗文集作序言道：“忽而遭时事日变，外侮交侵，大局忧危，殆哉岌岌，发而为劳止之歌……君感沧桑之变，慨身世之穷，君国系怀，民生气叹，其诗因时托兴……”（民国《琼山县志·艺文志》）张廷标修纂的《琼山乡土志》（光绪三十四年，1908年）也展现出其登楼诗的时代背景与创造因由。张廷标认为，宋、元、明三朝，琼州偏安一隅，可谓福地，因此成为海内士大夫避乱安家之所。而曾经的险路，如今已成为中原锁匙、粤东屏障、势所必争的冲要所在。其中，海口更是从泰西（一般指西方国家）到中国的第二码头，起到物资中转供给的作用，曾经的散地、绝地已变成要地。

19世纪80年代，中法战争爆发，东南海疆也受到威胁。清政府为了加强琼州防务，还曾筑建炮台等海防屏障。

舒乔青与张廷标多有唱和之作。舒乔青亦感慨着“琼岛由来称福地，不堪西望尚干戈”（舒乔青《登文明塔》），“几处烽烟世路难，拚愁鹭岭雨中攀”（舒乔青《春日与张梅坪游圆通寺远景亭，次张南皆邑侯韵题壁》）。内忧外患之际，张廷标登上鼓楼极目远眺，找寻祭祀汉代两位伏波将军路博德与马援的伏波庙，他们因战封神、勋垂史册。如今，也要倚赖朝廷的属意重视以及帅才的英勇善战，才能保得南疆安宁、天下太平啊！

登高四望，美夫奇甸，有海风临襟，古往今来诸君子，或可于此楼少驻停留。同